教育不是雕刻，而是唤醒

在我还没有成为教师的时候，就已经知晓了一条著名的教育常识:“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。”他们目复ー目、年复一年地做着塑造灵魂的工作，教师的伟大就在于此，我直对这一常识深信不疑，并将它植入我日后的教育生涯之中。直到我听说了一个苏格拉底的故事。

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石雕师傅。在苏格拉底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，父亲正在雕刻一只石狮子，善问的小苏格拉底观察了好一阵子，突然提了一个问题。“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雕刻师呢?”父亲一边指着眼前已经成型的狮子，一边回答:“就以这只狮子为例吧，我并不是在雕刻这只狮子，我是在唤醒它!”“唤醒?“对!狮子本来就沉睡在石块中，我只是将他从石头监牢里解救出来而已。”

这是一个顺具禅意的回答。为什么苏格拉底的父亲用的是“唤醒”，而不用“雕刻”?对于教育而言，“为唤醒的教育”和“为雕刻的教育”有什么差异?在苏格拉底的父亲那里，所以用“唤醒”替代了“雕刻”，他的意思是石狮并不是没有灵魂的死寂石块，它只是被石头这一僵硬沉重之物拘禁了，他通过“雕刻”的方式将石狮的灵魂，从冷寂冰冷的世界中唤醒，让它重新“去”拥有自己的灵魂。这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回答，说明了他不是一个只有技术没有思想的石匠，而是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，有着艺术家的思考力和想象力。

“为雕刻的教育”，意味着学生的灵魂只是等待教师雕刻的石头，教师拿着雕刻刀按照心中早已构想好的模样，随心所欲地砍削删减，学生所能做的只是被动承受，偶尔因疼痛不适而抱怨哭喊几声，也很快被教师的呵斥和刀削之声所淹没。很多鲜活的灵魂不是被雕刻刀唤醒的，而是因这样的雕刻变得麻木甚至被“刻死”。“为唤醒的教育”，将学生的灵魂视为等候被唤醒的“种子”，教师需要为种子的唤醒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酝酿，为他们调配提供适当的土壤、水温、营养等条件，一旦时机成熟，种子自己会破土而出，长出本应属于他自己的理想模样。教育的方式，不是直接把种子从土壤里拔出来，而是为它创造适合生长的条件，以唤醒并赋予其内在生长力的方式，让灵魂的种子自己长出来。这样长出来的灵魂，才有坚韧的生命质感和强大的内在力量。

教育虽然是与灵魂有关的事情，是对人的灵魂的教育，然而，它并不是通过雕刻来唤醒灵魂，而是以唤醒的方式完成对灵魂的雕刻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言:“教育是人们灵魂的教育，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。”教育的本质意味着“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个灵魂”。如果一种教育未能深刻有力地唤醒人的灵魂，让其产生自我生长的力量那它还不是真正的教育。

“为灵魂唤醒的教育”，努力唤醒的是人丰富、不可测度的生命潜能，唤醒的是学生对真、善、美的渴慕;对知识、公正、自由、希望和爱的追求;唤醒的是丰富、改变和提升自我精神品质的需求、能力和习惯。唤醒背后的假设是:人的许多需求和能力，都是固有的人类天性，如“求知”就是每个人灵魂，是固有的欲望和能力，苏格拉底据此反对当时智者的一种企图:把灵魂里原本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，他嘲笑道，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。教育所应做和能做的，就是激活早已潜藏于灵魂中的能力，把他们变成生命生长和创造的力量。

教师所从事的工作，不是雕刻，而是唤醒。这种工作，区分了教育和培训的差异:培训指向于技术、技能和技艺等一切与“技”相关的东西，一个人可以在培训的精雕细刻中使技术趋于圆熟状态，但可能与灵魂的培育没有任何关系，那种“没心”“没肺”、“没灵魂”的技术人オ，在任何时代都不罕见教育必然含有培训的成分，它对于唤醒之人同样存有技能、技艺方面的期待和要求，但教育不能因此而缩减为等同于培训，他最终指向的是人格的培育、智慧的启迪等一切

与灵魂直接相关的目标。

当教育成为与灵魂唤醒有关的工作，教育必定同时成为一种召唤和应答，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相互召唤和相互应答。人间的教育，常常听到的是没有应答的召唤和没有召唤的应答，随处可见听不到召唤或应答的焦虑和失落。这说明，人类的教育已经失去了灵魂。至少表明教育者失去了灵魂唤醒的能力，受教育者失去了灵魂苏醒的能力，他们共同失去的是灵魂感发的能力。